

香港電台第五台
《長進課程：解密秦朝》
主持：馮天樂博士（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、中國文化研究院學科顧問）、
黃好婷

第四講：長平之戰

引言

1995年5月，山西高平永錄村村民李珠孩於將軍嶺下梨園平整土地時，意外掘出大量人骨遺骸。此後的考古調查與發掘，發現多處或與長平之戰相關的遺存，使這場兩千餘年前的戰役重新受到關注。

公元前260年，秦趙於此展開戰國規模最大的會戰。據《史記》記載，趙軍損失達450,000人，秦軍亦傷亡慘重。此數據雖可能有誇大，但此役傷亡之巨，在當時確屬空前。長平之戰上距商鞅變法（公元前359年）約百年，下距秦始皇統一天下（公元前221年）僅40年。此役不僅是秦趙決生死的戰場，更是戰國格局定鼎的關鍵樞紐。

本講將超越趙括、廉頗、白起等個體視角，將長平之戰置於戰國百年變局中，探問：經歷胡服騎射的趙國，何以與變法強秦走向決戰？趙國是否曾握勝機？而趙軍慘敗的真相，又隱藏何種歷史邏輯？

一、秦趙決戰：戰國生存法則

戰國中後期，戰爭形態發生根本轉變。學者陳恩林於《先秦軍事制度研究》中指出，春秋戰爭多在數日內決勝，而戰國因普遍兵役制，動員數十萬、歷時數年的戰役漸成常態。縱橫家稱秦「虎賁之士百餘萬」、楚「帶甲百萬」，雖有誇張，卻反映各國可動員人力之巨。秦國憑商鞅變法，將兵役制度推向極致，長平之戰時甚至徵發15歲以上少年。戰爭目的亦從春秋「爭霸」轉為兼地滅國，白起作戰更以殲滅敵軍有生力量為特徵，與春秋時期「點到為止」的戰爭形態形成鮮明對比。戰國首強原為魏國，然其四處征伐終致桂陵、馬陵之敗，霸業崩塌。其後齊、楚相繼崛起，卻皆因戰略冒進或內部積弊衰落：

- 齊國：齊湣王窮兵黷武，引五國合縱攻齊，雖田單復國，卻已退出爭霸行列。
- 楚國：楚懷王時藍田之戰幾乎攻破咸陽，卻遭韓魏背刺；其後鄢郢之戰失郢都，屈原投江，楚再難制秦。

齊楚沒落之際，趙國經趙武靈王「胡服騎射」十年革新，驟成新興強權。戰略史家鈕先鍾於《中國歷史中的決定性會戰》中言：「趙國崛起，延長戰國時代數十年。」秦趙兩強並立，地緣衝突難以避免。司馬遷批評趙國「貪上黨之地」招禍，然學者林聰舜於〈趙國接收上黨導致長平慘敗之說的檢討〉中指出：長平之戰是「不可能逃避的戰略決戰」。上黨地處太行高地，俯瞰趙都邯鄲，秦若佔之，則趙北疆與腹地聯繫斷絕。趙國拒上黨，無異自毀屏障；接收之，雖提前決戰，卻佔地利之優。歷史的殘酷在於：趙國退無可退，接收上黨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選擇，但並非「早打優於晚打」的必然。

二、秦趙國力對比：農業與後勤

趙國雖為戰國次強，其農業基礎確實薄弱。《史記·貨殖列傳》謂趙「地薄人眾」；《尚書·禹貢》評其冀州農地為「中中」，秦之雍州則為「上上」。趙國商業發達，邯鄲為冶鐵中心，但農業發展相對受限。長平之戰時，趙國缺糧至「請粟於齊，而齊不聽」（《史記·田敬仲完世家》）。農業薄弱使趙難以持久作戰，必須速決或求外援。反觀秦國，商鞅變法後「耕戰立國」，坐擁關中、河東等糧區。關中平原農業基礎雄厚，雖尚未修鄭國渠（前246年），已具規模優勢。不過，古代戰爭終究靠刀槍決勝。後勤劣勢雖逼趙速戰，但戰場勝負仍取決於軍力硬實力與指揮藝術。

三、趙軍騎兵隱身之謎：時代的局限

胡服騎射造就中原精銳騎兵，然長平之戰中趙騎兵幾無蹤影，反是秦以5000騎兵斷趙糧道顯威。何以如此？

1.戰國騎兵尚未成熟：無馬鐙時代，騎兵主要用於偵察、襲擾，《六韜·均兵》稱「一騎不能當步卒一人」。

2.數量稀少：趙「帶甲數十萬，車千乘，騎萬匹」，騎兵占比有限，主力仍是步車混編。

3.兵主力戍邊：趙國騎兵旨在抗擊匈奴，非為中原內戰。長平戰時，李牧雖已駐守代北，但其大破匈奴十餘萬騎的輝煌戰績，乃發生於趙孝成王時代（約公元前244年），晚於長平之戰十餘年。邊騎南調困難，且代北防務不可空虛。

4.戰場地形不利：長平屬山地築壘戰，騎兵難以發揮機動優勢。

5.軍事變革雙軌：趙國「以騎代車」引領未來，秦國「毀車為行」強化步兵方陣，更貼合當下戰爭形態。趙軍真正優勢在山地作戰經驗。公元前269年（一說公元前270年）閼與之戰，趙奢於狹險山地大破秦軍，證明了趙步兵在山地的韌性。長平戰場恰為山地，此乃趙國選擇在此決戰的地利考量。兵器方面，趙國冶鐵技術領先，鐵兵器多於秦；秦則青銅兵器工藝精湛，且實行「物勒工名」標準化生產。然戰國鐵兵器尚未對青銅兵器形成壓倒性優勢。

四、覆盤趙國之失：戰略與外交的雙重潰敗

趙國在「正確時間、地點打正確戰爭」，卻慘敗收場。據《史記》，趙軍450000大軍覆沒，雖數字可能有誇大，但趙國主力盡喪應近事實。

1. 趙括之責與速戰困局

廉頗野戰連敗於王齕後轉入築壘防守，此舉軍事合理，卻忽略趙國糧食難以持久。趙孝成王不得不在「經濟崩潰」與「換帥速決」間抉擇。趙括實為趙王速決戰略的代理人，其任務即離開壁壘尋求野戰。趙括臨陣中白起誘敵之計，被圍後趙軍分為4隊輪番突圍，堅守40餘日，終至「皆內陰相殺食」（《史記·白起王翦列傳》）。史書雖載趙括突圍時被射殺，但「多次組織突圍」的細節多見於後世演繹，原始記載較為簡略，顯示指揮系統最終崩潰。趙括是否「非純然庸才」，史無定論，但換廉頗執行速決，面對「野戰之王」白起，亦難逃慘敗，惟不致遭全殲。

2. 唯一勝機在外交，而趙國自斷其路

秦趙硬實力差距注定趙無法單挑勝秦。趙國生機唯在合縱：

- 若持久戰：齊楚魏糧援至，廉頗可憑壁壘久耗，待諸侯見秦主力深陷長平，合縱或起作用。
- 若速決戰：趙軍前線牽制秦軍主力時，諸侯出兵可收背刺之效。長平戰後次年，邯鄲之戰即證合縱之效：趙國新徵發的兵力（非長平「殘軍」）加上魏楚聯軍，大破秦軍。然邯鄲之戰秦軍失敗，亦因白起拒絕指揮、秦軍疲憊等因素，與長平之戰情境不同，不可簡單類比。

趙國外交確實失敗。《史記·虞卿列傳》載，趙王曾聽信樓緩、趙郝之言，傾向與秦講和，虞卿力諫「發使出重寶以附楚、魏」。趙王是否真「遣使赴秦求和」而「不求救諸侯」，史書記載有矛盾；「列國疑趙決心」亦為後人推論。但趙國未能及時爭取到齊楚魏的實質援助，確是事實。趙必顯現與秦死磕之志，方能得援。趙國之錯，不在收上黨，而在戰略搖擺，終致孤立無援。

結語

長平之勝，為秦掃清統一路上最後強敵。然歷史弔詭處在於：次年邯鄲之敗，竟使統一大業延宕數十年。趙國非敗於軍事，而敗於戰略短視與外交孤立。當秦趙舉國相搏時，天下大勢已繫於一役；而趙國錯失的合縱之機，成為戰國命運的轉折點。